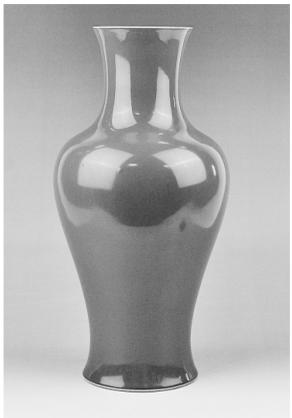


中原收藏



清康熙郎窑红橄榄瓶

清代康熙时高温红釉器物的烧造成功,结束了明代中后期以来200多年高温红釉生产不景气的局面。康熙红釉中,尤以郎氏主持烧造的深艳的“郎窑红”红釉瓷最为名贵。它是仿烧明宣德的宝石红时新创的工艺,色泽好像初凝的牛血一般猩红,因此又被称为“牛血红”。器物内外开片,釉面透亮,口沿处因红釉流淌下垂,出现轮状白线,洁白整齐。

康熙郎窑红瓷器胎体坚致缜密,普遍有厚重感。色泽较明宣德宝石红更鲜艳,釉层凝厚,玻璃质强,除有开片纹外,还有不规则的牛毛纹。底足内呈透明的米黄或浅绿色,也有较少的红釉底。口部釉层较薄,多浓艳。此器造型口、足外撇,上下呼应,是郎窑红釉瓷中的典型器物。露胎骨,呈粉白、淡青或浅红色“灯草口”即“脱口”。器形以瓶、尊等大为常见。

郎窑红的烧造条件十分苛刻,常常是百里、千里挑一,以致当时有“若要穷,烧郎红”的民谣。

本器为橄榄形瓶,撇口,丰肩,肩以下渐收敛至胫部外撇,圈足。通体施郎窑红釉,釉面莹润光亮,色泽浓艳。此器造型口、足外撇,上下呼应,是郎窑红釉瓷中的典型器物。河南中原收藏文化研究院供稿

随笔

中国文学的跨越

阮直

莫言获奖了,中国人诺贝尔文学奖百年的遗憾终于圆满了,这个圆满要远远高于奥运金牌零的突破。体育金牌跨越的障碍是明摆在那里的,横杆面前人人平等,跑在前边的拿金牌,但文学诺奖就复杂了,作家跨越的障碍是无形的,不仅作家自己看不到,连评委也没有标准的刻度去丈量一部作品的优劣,但有些作品不能入围,别说评委们知道,我们也清楚。文学写作是个人的事,但文学作品从来都与政治、文化、伦理相连,否则我们早就有作家拿到诺奖了。诺奖有自己的评判标准,人家不干涉世界的作家写些什么、怎样写。但你要拿到这个奖,创作的技法手法与技巧暂且不谈,起码在艺术观与审美观上就要先符合诺奖的标准。

莫言创作的跨越不仅是个体的事情,不像这几日有评论家所说的,“莫言是个例外”,“中国文学整体水平离诺奖还很远”,“莫言是独一无二的”,甚至“空前绝后”。莫言的获奖恰恰说明我们文学的创作水平与世界拉平。中国本来是个文学的国度,中国人的生活历来缺少科学与技术,可从不缺少诗意般的心境。我们虽然没创作出史诗般的文学巨著与经典,但具体文学本质的诗歌与散文我们是领先的,诗歌与散文才是文学渗透生命个体的体现,它就像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可以全民参与,而大部头的长篇巨著、电影、戏剧那是“竞技体育”,是职业队完成的。如今的中国文学专业创作队伍在世界最大,政府对文学事业的补助最多,设置的各种奖项也具世界最多,一个县里都有文学奖,可只有一个莫言,这就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作家不会按照文学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来写作。

莫言是跨越了,他跨越的障碍比飞人刘翔的障碍要高。比莫言笔下的农民心中都有太多的忧伤和苦难,这完全是人道主义的情怀,人生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你是蓝眼珠还是黑眼珠都是苦难的,因为死亡天天向我们招手,生存就要挣扎,幸福太多了就一定虚假了。所以莫言说“他笔下的所有人物都不具备同情自己的能力”。莫言的写作是就不体现公共知识分子的价值,他也没有迎合西方的价值观。莫言讲过这么一个故事:“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然,对面来了国王的仪仗队。贝多芬昂首挺胸,从仪仗队面前挺身而过。歌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在仪仗队面前恭敬肃立。年轻的时候,我也认为贝多芬了不起,歌德太不像话了。随着年龄增长,我慢慢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像贝多芬那样做也许并不困难,但像歌德那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对着国王的仪仗队恭敬地行礼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

莫言是跨越了,他跨越的障碍比飞人刘翔的障碍要高。比莫言笔下的农民心中都有太多的忧伤和苦难,这完全是人道主义的情怀,人生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你是蓝眼珠还是黑眼珠都是苦难的,因为死亡天天向我们招手,生存就要挣扎,幸福太多了就一定虚假了。所以莫言说“他笔下的所有人物都不具备同情自己的能力”。莫言的写作是就不体现公共知识分子的价值,他也没有迎合西方的价值观。莫言讲过这么一个故事:“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然,对面来了国王的仪仗队。贝多芬昂首挺胸,从仪仗队面前挺身而过。歌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在仪仗队面前恭敬肃立。年轻的时候,我也认为贝多芬了不起,歌德太不像话了。随着年龄增长,我慢慢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像贝多芬那样做也许并不困难,但像歌德那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对着国王的仪仗队恭敬地行礼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

莫言是跨越了,他跨越的障碍比飞人刘翔的障碍要高。比莫言笔下的农民心中都有太多的忧伤和苦难,这完全是人道主义的情怀,人生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你是蓝眼珠还是黑眼珠都是苦难的,因为死亡天天向我们招手,生存就要挣扎,幸福太多了就一定虚假了。所以莫言说“他笔下的所有人物都不具备同情自己的能力”。莫言的写作是就不体现公共知识分子的价值,他也没有迎合西方的价值观。莫言讲过这么一个故事:“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然,对面来了国王的仪仗队。贝多芬昂首挺胸,从仪仗队面前挺身而过。歌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在仪仗队面前恭敬肃立。年轻的时候,我也认为贝多芬了不起,歌德太不像话了。随着年龄增长,我慢慢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像贝多芬那样做也许并不困难,但像歌德那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对着国王的仪仗队恭敬地行礼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

莫言获奖,不是他个人作品的胜利,是我们的文学、文化、价值观也在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突破。莫言早在获得诺奖之前,作品就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向全世界输出了,而像莫言这样的作家在中国绝不是一花独放,许多作家在价值观念上已经完成自觉的跨越。德国《世界报》的评论也称,“这不仅莫言的成功,也是中国全球软实力战略的成功。”我看公正。



秋山叠影(国画) 陶洪君

艺术无国界

——俞善美的艺术追求 李彤河

“五一”劳动节当天,北京中国美术馆内人头攒动,观瞻如潮。西厅礼品店内陈列着中国近现代书画大师齐白石、吴昌硕、徐悲鸿、黄宾虹、吴冠中等水印佳作。其中,一副尺牍不大却笔墨娴熟老辣,国画原创《福贵图》引得人们驻足流连。几株国色天香,婀娜高雅的牡丹灿然怒放,寓意着对中国人民和辛勤劳动者的美好祝福。殊不知,它却是出自一位韩国女画家的纤纤素手,而这已是她的作品三年来再次荣登中国的艺术圣殿。

俞善美,又名艺林,1967年4月30日出生于韩国首尔市。1985年以优异成绩考入韩国淑明女子大学美术专科。后入韩国大学攻读产业设计东洋画与书法硕士学位,并先后在第六、七、八届韩国国际作品展、国际邀请展、菲律宾邀请展、“艺术殿堂”世界WAYE ARTFAIR邀请展、第三届大韩民国人文画展、第八届大韩民国书画振兴大典、世界书画捷克邀请展、2001~2003年河南省中韩书画交流展中获奖。第29届大韩民国美术大典东洋画部门入选,大韩民国美术大典文人画第3届入选,大韩民国美术大典文人画第11届入选,大韩民国书画振兴大典入选,大韩民国文人画大典第10届入选,北京国际健康健美长寿产业博览会书画展金奖,中国奥林匹克大奖赛特别奖,北京2008奥运会书画组委会收藏并巡展,中国“诸葛亮”杯书画展世界艺术贡献奖,北京“首届和谐杯”当代实力派书画名家邀请展“银奖”,其作品多被东南亚诸多画廊和收藏家购买。现为大韩民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汉城市(首尔)松坡区书画协会理事、北京圣栎林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艺术顾问,河南省中国书画家协会名誉理事。

学,在河南财经学院边修汉语边利用节假日赴黄河岸边采风,感受与领悟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与民俗风情。这期间,她颇受中国著名书画家陈天然的亲临其境指导和艺术指导,画出了《黄河渔村》、《邙山龙脉》、《伏羲八卦图》、《黄土秋韵》、《油菜花田》等国画和油画,遂被中国美术出版社《美术博览》以专栏形式介绍,后经中国美术馆领导慧眼识中被选入西厅内展示,此举在当时是唯一的外籍画家“厚待”进入。

俞善美来到北京后,经北京画院高研班专家考评、认证后成为书画家王培东工作室的国画研究生,她潜心研究中国历代书画大师的艺术理论与创作技巧,同时也将韩国东洋画的技巧与中国画融会贯通,使之在题材、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创新,丰富其内涵。她说:黄河的博大精深与汉江的清澈俊美都赋予了我创作的激情和灵感,同时也是我今后创作取之不尽的艺术源泉。

文化的进步与发展只有融合与交流才能和谐繁荣。艺术没有国界,它的最高境界是取之于民,惠及于民。中韩两国一衣带水,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友好交流源远流长。韩国驻华大使李察亨先生说:正如中国涌动着“韩流”,韩国也刮起了“汉风”一样,两国文化的互通交融,正是推动两国文化交流发展的一大动力。

2004年,她怀揣梦想来到中国留

抵痛一朵云 是座山峰 也可能是个隐喻 共同的倾向里 马一样的奔跑

心里的重啊 落下来 一声长叹

喊来雪白的泉涌 美的寻访 踩倾九霄云外 画飞的天空 还在翻找新的思绪 一只麻鹰

开始围绕腰身 松树悬崖云 都在忙于 生根、沉默、远走高飞

在画幅里展开它的尺寸 处处惊心动魄 块块秀色可餐 一场石头的盛宴啊 请风请雨请日请月 请纵横五百里上下五千年 酩酊大醉的 天南海北的眼睛 络绎不绝的各路情怀

秋韵

叶片一夹, 风轻了。 牵动的现象里有绿有红。 倒了的篱笆, 加上了新的影子。

一根筋的下面, 丝瓜重了。 一门心思, 不一定对准了秋红。 默不作声的青藤, 正用它的倾向, 拦住阳光西行。 长势还在攀升。

热辣辣的秋阳里, 涨满了葱茏。 一场小雨, 围落了蹦跳的水珠。 黄花儿上, 每一瓣上, 都是灿烂的笑容。

散文

无娘花

吴文玺

病魔击败了母亲。母亲终于没能扛住,撒手走了。在父亲身旁,我们为母亲筑起一座高高的坟茔。去往那座坟茔的小路上长满了荒草,那些草密而且深,在中秋的晨风里摇曳着鲜明的花,红的,黄的,蓝的,白的,还有紫的。珠泪似的朝露浅浅地汪在蕊里,细润的花瓣一起朝向母亲的坟茔。那些花一定是为母亲而开。母亲活着的时候,从来没有摘过一朵花。她说,花是草的孩子,摘了花,花娘会痛。

此后我便知道那些花原也是有娘的。娘的花高高地举在娘的头顶。那是娘的希望,娘的眼,娘的心。娘的花艳而且靛,好像漫天的星。失去花的草一定很孤独,很凄楚,很悲怆。失去花的草沉默着,苍凉着,把那些失去花的苦痛深深藏在心底,哀哀地捧着一蓬翠绿,因是青,因是黄,因是枯,尔后化作泥。我和妻子长长地跪在母亲面前。母亲的门已经永远关闭了,母亲就在那扇门的后面,她听得见,看得见,我们却叩不开。永远,永远……妻子走进那些花丛,左一朵,右一

孙友峰右手持刀,刀刀贴在上鱼腹,轻轻一拉,已将鱼腹剖开。鱼儿受痛后,激烈挣扎,孙友峰小心翼翼地将其按紧,但看起来又不敢太过使劲,似乎生怕碰坏了那鱼身上的每片鱼鳞。马云禁不住微微变了脸色,台下也有人看出了端倪,脱口而出:“鲟鱼!”

懂鱼的人都知道,淡水鱼中最为名贵也最为美味仍是“长江三鲜”之称的鲟鱼、刀鱼和洄鱼,而这鲟鱼更是位居“长江三鲜”之首。现在长江中能捕到两公斤以上的鲟鱼已是非常难得,市场上的鲟鱼也是随行就市,开出了惊人的天价。而现在孙友峰所用的这条鲟鱼,体长足有五十公分,重量只怕能达到三公斤,而且如此鲜活,实在是令人称奇。凌永生面前案板上放着的是,是一块豆腐。马云和陈春生对视了一眼,均微微皱起了眉头,“一笑”以数百年的声誉接受两大名楼的挑战,果然是下足了功夫,有备而来!

在国人的菜谱中,豆腐只怕是最为普通的原料之一了。然而,正因为如此,厨师们很少敢于在重要的场合以豆腐为原料做菜;这豆腐每个人都会做,每个人都吃过,也就意味着操作过程中的任何一点失误都会暴露在众人的目光下。更何况豆腐虽然普通,但对于烹饪的技术要求却一点也不低。豆腐味淡,腥香并存,在烹饪时,既可入味,亦可入味;既可为主,亦可为辅;既可配青菜萝卜,贵可以配海参鱼翅……相应的烹调手法更是变化无穷。

更何況豆腐虽然普通,但对于烹饪的技术要求却一点也不低。豆腐味淡,腥香并存,在烹饪时,既可入味,亦可入味;既可为主,亦可为辅;既可配青菜萝卜,贵可以配海参鱼翅……相应的烹调手法更是变化无穷。可放眼厨届,有几个人敢站出来说:我已学会了做豆腐?现在,“一笑”的凌永生便要用一块豆腐迎接“天香阁”和“镜月轩”的挑战,这样的气魄和自信确实令人侧目。那豆腐洁白如玉,细如凝脂,当你看着它的时候,似乎便能够感觉到它柔嫩的口感和淡淡的清香。如果马云和陈春生知道这块豆腐在制作时的用料和工艺,他们现在的心情只怕又会严峻很多。

此时的凌永生与平时判若两人。在他手中握着的,是一柄厨刀。普普通通的厨刀,普普通通的人,但当两者结合在一块的时候,刀就有了生命,人也散发出灵气和活力。对于这样的人,除了“刀客”,你还能找到更贴切的词语来称呼他吗?

连载

儿子:和你分别一晃快四个月了!送你走的情景仿佛还历历在目!那种刻骨铭心的疼痛想必唯有做母亲的才能有如此深的体会!以至诉苦和哀求,我都不吃晚饭了。儿子告诉你走后的那段时间我都会无法原谅自己的心情!整天以泪洗面!我多么希望所有曾发生过的一切就让它如同消逝的日历,永远不要再重见它!离九月一日开学还有整整三个月的时间,能让你重返校园、重返课堂一直是我最梦寐以求的事!希望在你见面的时候,你能亲口告诉我,你将如何安排你的未来?你对未来有何打算?儿子,你准备好了吗?

妈妈 5月30日 后一条几乎全用感叹号写成,结果是儿子没有准备好,回家又被退回。“五一”节在宜昌时,我粗粗翻阅了儿子的“工作室日记”后,在送儿子回训练基地的火车上我突然说,我将来真想将你的故事写成一本书。儿子说,你是不是想让更多的家长把孩子送到这里来?我说,不是,是为了让更多的家长不将孩子送到这里来。

2007年5月31日,儿子的大舅抵汉。他此行的任务是陪晏紫去宜昌,亲眼见证儿子的变化,来验证提前接回儿子的决定是正确的。

6月1日,晏紫和儿子大舅到宜昌,下午将儿子接到他们住宿的宾馆。

6月2日晚接晏紫的电话,她说她和儿子商量了,决定第二天(3日)就将儿子接回家。我脑门突然膨胀。难道4个月(到6月25日)儿子和晏紫都坚持不到了吗?此行将4个月的训练计划也打乱了!事已至此,局面已完全不在我的掌握之中。

我的无奈与惋惜,源于我百倍地珍惜儿子在训练基地的每一天的强烈愿望。我百倍地信任时间。时间能改变一切——成就,或者毁灭。在我的想象中,儿子早已是归心似箭,听说晏紫立刻回家,一定会欣喜若狂。结果不是。晏紫2日晚间打回电话,她竟然在电话中哭了起来,说儿子不愿跟她回家。这个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我与儿子通了电话,儿子还是决定再留一周,等着我去接他。

晏紫和大舅的决定对儿子太突然了。他们,以及我,其实都不了解已经变化了的儿子。突然离开,他心里会马上生出对三个多月训练生活的留恋,还有对这段生活应有的善始善终的总结和结束的仪式……成人的意见,总难抵达孩子心灵的深处。6月2日晚8点,晏紫和大舅回到武汉。他们俩向我转述这两天和

凌永生伸出左手,轻轻地按在了那抹豆腐上,他的动作轻柔无比,便像是在触摸水面时却又不愿激起一片涟漪。然后他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只有胸口处仍在微微地起伏着。徐丽婕有些担忧地“噢”了一声,用胳膊肘捅捅身边的沈飞:“小凌子怎么了?”

沈飞把食指放在嘴边,做了个“嘘”的动作,示意她不要出声,继续观看。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凌永生本来锁着的眉头却慢慢地松缓了。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同时握刀的右腕处青筋凸现。徐叔停止了端茶启唇的动作,他双眼紧锁,紧紧地盯紧了凌永生握着的那柄厨刀上。

那厨刀长七寸,高三寸,刃口锋利,手感沉重,显然是用上好的精钢铸成。突然间,寒光一闪,刀已挥出!银亮的刀锋在洁白的豆腐上跳动着,每跳一次,凌永生的左手便向后移动些许。那动作实在太快,在台下看来,凌永生左手的移动毫无停顿,就这样连续从整块豆腐上滑了过去。

须臾,刀锋已经跟着凌永生的指尖追到了豆腐的尾端,凌永生收刀、吐气,那块豆腐微微晃了一晃,突然间整整齐齐地倒向一侧,竟已被切成了一堆极薄的豆腐片!刚才凌永生一出手,台下便已寂静无声,此时见到豆腐倒下,众人正想喝一声彩,却忽见凌永生猛吸一口气,手腕一抖,刀光再次闪过,那尚未发出的叫好声立刻被生生地逼了回去。

这一次,刀势来得更急。那豆腐像活了一般,跟着厨刀一同飞舞,案板上便如同下起了雪花。雪花越下越大,最后竟完全盖住了那银亮的刀光,只剩下洁白一片。

突然间,雪停声止,一切重归平静,凌永生长长地吐出一口气,额头和鼻尖处已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

案板上的豆腐经过第二轮的刀切,似乎少了很多。厨刀的两侧则是洁白一层,密密地贴满了豆腐。

凌永生气息略定,轻轻抬起右手,把那柄沾满豆腐的厨刀浸入早已准备好的盆清水中。无数如毛发的豆腐丝“簌”地从刀刃两侧散入了盆中,那豆腐丝洁白飘逸,就如同在水中绽放了一片绚丽的烟花。

5

微言诗

祈福的声音

杨志学

让我们向山野或平原上的小草祈福吧。祝福它们得到应有的抚爱和滋养,这样,它们虽然在秋天变得萧疏,且在冬天进入休眠期,但它们依然会在春天醒来,在夏天再度繁茂、葱茏。

让我们向河流祈福!祝福它们拥有永不枯竭的源头,无论是波涛汹涌的大江大河,还是欢腾跳跃的小河小溪,我们都祝愿它们:自由奔流、滋润土地、赐福人类。当然,人对河流的敬重是必要的前提。

让我们向森林祈福吧,为我们从中获得的庇护和清新的呼吸,以及无边的绿色和诗意。

让我们向天空,向照耀人类的日月星辰祈福吧,为了那些光明和温暖,以及年复一年的风调雨顺。

让我们向大地祈福!这是我们繁衍生息的居所,是我们活动的舞台。愿它摆脱贫瘠走向富庶,远离灾难永远祥和。

让我们向人类祈福吧。每一个同胞,每一个兄弟姐妹,我们都处在一条链上。让我们永远提醒着自己珍爱生命。尊重他人,尊重万物,就是最好的尊重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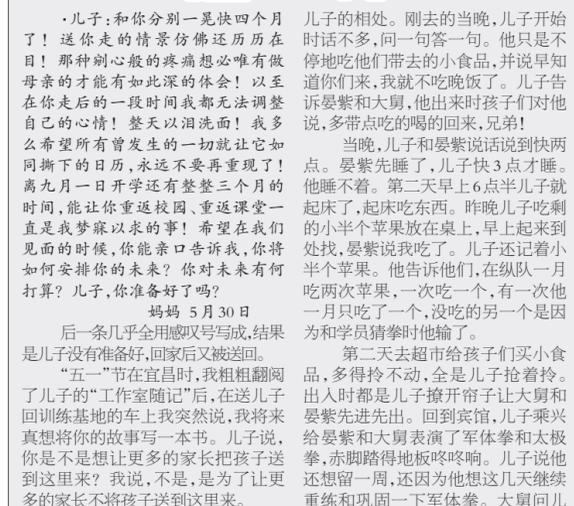
听,我们的祈求,在宇宙中激起了经久不息的回声。

新书架

《一心一意来奉茶》

王萍

作为一本写茶的书,《一心一意来奉茶》贵在写茶的感知颇为独到新颖,别有一番见地,令不懂茶的人初识茶之习性,令爱茶之人欢喜茶之外的天意。茶,只是人们生活中的一种饮品,却能折射人生百态。每一泡茶的味道,也因着环境、氛围、气候、同饮者的不同,让人生出不同的感悟。茶本身,茶与人、茶与茶,亦有着很多因缘分故事,或感伤哀婉,或动人心魄,或铭心刻骨,或温暖如斯,不仅值得细细品味,更能让人涤尽尘劳,是非放下,安然面对生活中的诸多烦恼。本书是一本文笔优美、意韵绵长的当代散文集。本文文集以茶为载体,以茶作为依托,来写对茶的喜爱,对茶人的描摹,对茶禅的体会,由实至虚,数十篇短文汇成了一条长河。三个专辑分别展现了:一茶合一机缘,造化下茶境幽深美妙;一茶品一人世界,彰显个人生命的悲欢离合;到第三步,则品茶谈修心,杯中水中见了禅境。



儿子的相处。刚去的当晚,儿子开始的话不多,问一句答一句。他只是不停地吃他们带来的小食品,并说早知道你们来,我就不吃晚饭了。儿子告诉晏紫和大舅,他出来时孩子们对他说的,多带点吃的喝的回来,兄弟!

当晚,儿子和晏紫说话说到快两点。晏紫先睡了,儿子快3点半才睡。他睡不着。第二天早上6点半儿子就起床了,起床吃东西。昨晚儿子吃剩的小半个苹果放在桌上,早上起来到处找,晏紫说我吃了。儿子还记着小半个苹果。他告诉他们,在纵队一月吃两次苹果,一次吃一个,有一次他一月只吃了一个,没吃的另一个是因为和学员猜拳时他输了。

第二天去超市给孩子们买小食品,多得拎不动,全是儿子抢着拎。出入时都是儿子掀开帘子让大舅和晏紫先进出。回到宾馆,儿子秉承给晏紫和大舅表演了军体拳和太极拳,赤脚踏得地板咚咚响。儿子说他还想留一周,还因为他想这几天继续重练和巩固一下军体拳。大舅问儿子,学员离开有没有什么仪式,儿子说,大家一起唱歌。大舅问唱什么歌,儿子说“送战友”。大舅问会有什么情形,儿子说,哭。

大舅最后对我说,我们当时决定修远回,却没有顾及孩子的感受。家长并不总是对的,这又是一个教育。孩子进步了,家长进步了没有?有时候家长接回家。我脑门突然膨胀。难道4个月(到6月25日)儿子和晏紫都坚持不到了吗?此行将4个月的训练计划也打乱了!事已至此,局面已完全不在我的掌握之中。

我的无奈与惋惜,源于我百倍地珍惜儿子在训练基地的每一天的强烈愿望。我百倍地信任时间。时间能改变一切——成就,或者毁灭。在我的想象中,儿子早已是归心似箭,听说晏紫立刻回家,一定会欣喜若狂。结果不是。晏紫2日晚间打回电话,她竟然在电话中哭了起来,说儿子不愿跟她回家。这个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我与儿子通了电话,儿子还是决定再留一周,等着我去接他。

晏紫和大舅的决定对儿子太突然了。他们,以及我,其实都不了解已经变化了的儿子。突然离开,他心里会马上生出对三个多月训练生活的留恋,还有对这段生活应有的善始善终的总结和结束的仪式……成人的意见,总难抵达孩子心灵的深处。6月2日晚8点,晏紫和大舅回到武汉。他们俩向我转述这两天和

15